



在批评的世界里激荡风云

——“述而批评丛书”序言 □王伟

文学创作的进步与繁荣,离不开文学批评的推动。卢那察尔斯基说:“历来的情况是:恰恰由于著名作家和卓有才华的批评家的通力合作,过去曾经产生过、今后将产生真正伟大的文学。”

繁荣的文学批评是上海文学版图上一道特别的风景,活跃的批评家是上海集聚起来的高能级文学精英,一代代的坚守和传承是上海文学批评生生不息的源泉。

近年来,上海坚持发扬重文学批评的传统,在发挥批评大家作用的同时,十分重视青年批评家的培养,为他们搭建施展才华的舞台,逐步形成了一支阵容较为齐整的青年批评家队伍。

近距离的对话。他们和前辈批评家一起,为上海文学创作的创新、创造和繁荣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也预示着上海文学批评发展的前景和未来。

为集中展示青年批评家群体的成就和风采,展示上海文学批评的发展与收获,上海市作家协会策划推出这套丛书。丛书由11位批评家分别选编代表自身水准的文章集纳而成,这些文章虽然多曾在各种报刊、专著发表过,但作为一个整体的重新呈现,必能产生不同寻常的组合效应。

这套丛书以“述而”命名,也寓意着青年批评家对前辈的承接、接续和阐发,述而后作,使批评的传统在文学发展的长河里不断地被赋予新的生命。

伴随着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上海文学事业走过了40年不平凡的历程,如今和国家各项事业发展一样,进入了崭新的历史阶段。新时代,文学承担着新使命,也呼唤着一大批青年批评家在文学批评领域承前启后,继往开来。



《驯养生活》 黄海海 著

“小说除了一个看起来落入俗套的故事,有什么东西吸引着我,才会让我致不致在阅读的中途度而不观?这些人心的微澜,尘世的琐细,因为未经成见的提炼,不虚浮,不张致,细细密密地呈现在人物的行为之中,自然地流淌于整个生活不绝的长流,因而有一种与生活本身的活力相生相长的勃勃之气,小说便显得生气灌注,元气淋漓。”

这部评论集既聚焦成熟作家,也探讨年轻作家,呈现作者广泛的阅读涉猎和极富深度的个人理解。

《感受即命名》 来颖燕 著

“‘在一个世界里感受,在另一个世界里命名。’阅读文本,就如开灯时。那一刻,可以看到黑夜的存在,因此你也可以看到或看不到任何事物。并且,更为重要的是,看不到事物与看到的事物一样重要。阅读,注定有着太多似是而非的无法言喻之处。”

这部评论集广涉中外文坛艺坛,谈书论画。“如是观”聚焦近年作家作品;“横截面”收录个性化表达的书评;“真画者”则尽显作者杰出的视觉教养。

《写在文学史边上》 金理 著

“文学依凭实感来亲证自然与生命,在二者

间建立生动、回环的联系。20世纪中国文学史只是一门积累、考订史料的学问吗?眼下的文学史著作层出不穷,但以我私心而论,比较偏爱的是那些通过对文学史的阅读而能激发起与当下文学现状甚至切身生活对话的著作,在传统与当代的不断沟通、互释和重新梳理中,可以建立起文学史叙述的途径。”

全书第一辑探讨语言中的现代精神和实感经验;第二辑是一组中国现代文学的史论文章;第三辑则向前辈学者和经典著作致敬。

《自我的踪迹》 黄平 著

“我们这代人,可能特别放不下对于‘我’的执迷。在上一本书《反讽者说》里,我透过‘反讽’这种美学形式,最终还是聚焦于‘自我’的虚无感。而这本书,延续《反讽者说》,汇集了最近一两年对于‘自我’历史性的研究,试图通过对当代文学的形式/精神分析,捕捉大河奔流的‘改革’40年来‘自我’的踪迹。”

在本书中,前两章集中于探讨“自我”如何诞生、如何管控;后两章讨论“自我”如何被征用,是否还有突破的可能。

《珀金斯的帽子》 李伟长 著

“忠于幽暗的自己,不驱一时之趣味,不满足于流行。珀金斯的帽子,作为一个来自生活的被文本和电影固化之后的细节,在我心里变成了一种象征,孤独的、退后的,却又是坚定的。从生活的真实到文本的真实,中间就是隔着

珀金斯的这顶帽子。”

在这本评论集中,作者从成长小说、新校园小说、科幻小说、官场小说等不同类型的多部作品入手,结合社会变迁与个人经历,对中国当代文学的代表性文本、写作者与批评者进行了多维度的评析。

《销魂者考》 吕永林 著

“人的自我被不停关注和消弭于他者的行动,许多时候,世人名之为‘忘我’,或曰‘销魂’。人的许多行动都将滋养自身,或者败坏自己。人的许多动作、表情、说过的话、写下的字,莫不如此。人的许多行动无论宏大、幽微,皆事关生命的质地。”

无论是刘震云的小说世界,还是沈从文的人生经历,都显示出人试图通过外物和人来自忘、抹除自我的冲动。通过勾勒这些“销魂者”的精神谱系,作者探听着属于人类未来的新的共同体之声。

《先锋之刃》 木叶 著

“我隐隐期待一种小说,既有先锋的皮囊,又能在时代里阔荡。先锋或先锋性书写可能已在一百余年以来华语文学的一种基因,不断与平庸和俗常相搏斗或对立,不断影响甚至纠正着文学的发展。它对面潜在的‘他者’,不仅仅是传统,还是时代,甚至是自身。这份关于先锋文学的备忘不仅承载着作家们鲜活性情与趣味,也在述说先锋文学如何由极盛而流散波

转。今天,我们不要谈先锋文学的重振或复兴,只从宝贵的可能性谈起,探寻先锋何为?文学何为?”

《在结束的地方开始》 项静 著

“文学走向边缘,但也由此获得了一种更接近自己本质的机遇。写作于我而言是对自我痕迹的记录,感谢它为我带来的欣喜充盈与沮丧落寞,它逼迫我去重新看待自己的内心世界,去寻找另外的出路,去泅渡暗河。在诸多彷徨与改变之后,希望自己在结束的地方开始,从一个自然的写作者走向自觉的写作者。”

从王安忆、格非到路内、张嘉佳,从非虚构写作、乡土文学到新媒体写作热潮,21篇文章是作者对当代文学作品的私人阅读札记,也是她面对当下广泛文学现象的回应与反思。

《旋入灵魂的磁场》 杨斌华 著

“对一种人文信念的守护与恪守,乃是文学根本的力量所在。尽管我们的知识状况依旧纷繁芜杂,犹疑不定,然而,思想的交错和批判的锐气使之远比其他各种各样的言说方式更少表达的障碍,更多探寻的路径,更具粗砺浑朴的形式魅力,仿佛由现实荒漠中一路走来所渴求的精神甘泉。”

本集所收篇什文字精当,哲思丰醇,充分凸现了当下文学热力书写所蕴涵的繁富错杂、斑斓多彩的情志与况味。无论是对诗坛现象,还

是对各类创作,作者的批评均目光敏锐,持论公允,诗情飘逸,展示了文学直击现实与人性深处独特魅力与思想的力量。

《竭尽全力轻盈》 张定浩 著

“轻盈同时也意味着明澈,意味着不依赖面具就讲出艺术和生活的真理。那些亿万年前的光芒,零零碎碎,隐隐约约,弱小无依,却终将穿透漆黑无边的大空呼啸而来,此时此刻,他正努力和小心地聚拢它们。”

从萧红、台静农到格非、张大春,再到苏珊·桑塔格、翁贝托·埃科,作者的笔穿梭在不同时代和地域之间,与文学世界中一颗颗幽微心灵展开对话。

《追随巨大的灵魂》 张屏瑾 著

“只有允许那些巨大灵魂作为向导的人,才能听见前路传来的歌声。今天,我们并不缺讲故事的人,缺乏的是具有历史观的故事。历史观其实可以是非常个人化的,它让人从凌乱的生活表象中锻造出形式和内涵,这一过程是真正使得人从各种宏观或微观权力之中挣脱锁链,获得自由的过程,而这本身不正是所谓艺术的最好的定义吗?”

“城市”辑汇集作者多年来对城市文学与文化研究的成果,“她们”与性别研究相关,探讨女性的表达与被表达,“人民”部分的目光投向底层文学。三个维度,不仅仅是搜集旧作,更是新的展望。

百家品书

当代文学理论构建的一次「掘井」

——评《第三维度——平民理论视野下的中国当代小说》 □曹昌琦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刘志权教授的著作《第三维度:平民理论视野下的中国当代小说》于2018年5月出版。这是一本集理论阐述、文史视野、文本批评于一体的著述。刘志权以宽泛的学术视野,立足于“平民理论”的构想与阐释的冲动,以小说文体为载体,在古今、中西的多元参照系下,不断深入当代文学发生发展的内在审美领域,颇具启发性地阐述了“启蒙文学”、“革命文学”以及“平民文学”之间的对话机制,从而在文学史的“第三维度”理论视点的观照下,探讨了“平民文学”的阐释可能性。

和诸如“民间”、“底层”等相近,“平民”具有着文化阐释上的复杂性,尽管在大量的前人学者的论述之中常常引述“平民”、“平民性”、“平民化”等,但是对“平民”理论的概念廓清仍然显得不够充分,并常常显示出与“后现代”意识形态、大众文化话语阐述时的混乱和暧昧。在刘志权这里,“平民”、“平民文学”首先要应对的就是“现实生活泥沼”的“沉沦”,或曰日常生活的限有,文学书写如何避免成为平庸乃至庸俗化的“日常生活的逻辑”?在著述中,刘志权从巴赫金的狂欢理论当中获得了阐述的资源 and 灵感,在其多年秉持的“平民精神”价值经验和情感立场的激励下,试图探讨和形构一个中国当代文学的“第二种生活”,更为接近平民世界的“狂欢化的广场”。平民理论视野下当代小说的重新阐释正如一次文学的“掘井”,在多元理路观照下,为当代文学的内在审视提供阐述时更多新质的如同源头活水般的思维和视角。

全书在论述的过程中不乏富有见地的阐述,这和刘志权扎实的学术操练是分不开的。在大量的观点性逻辑推进和演绎的过程中,作者避免了“以空对空”,充分详实的作家、作品引论丰富了该书的肌理,提高了可读性。联系笔者本人和刘志权的接触,其思维有着早年理工科出身的敏捷;他的阅读经验庞杂,广泛涉猎文学、文化研究、人类社会学等。文学评论家何平曾评价该书为“刘志权数年磨一剑之作”。

在当下,如何建立文学批评与文学文本的对话,类似的问题阐述显得话语纷呈。但是无论文

学批评导向何处,一些文学存在的现实要素、真实性、审美形态依旧会成为繁复的文学文本生成背后所难以穷尽的话语符号。真正成熟的文学批评家应该具备对自我文学观进行批判反思的能力,确立某种进入驳杂的文学现场时所秉持的价值导向,并能和批评对象保持长时间的有效的对话。

《第三维度》对较为宽泛的20世纪文学思潮进行了文本价值层面的内在考量,并在价值立场的确定上逐渐深入,将文学史阐述的意义归结于一种具有能指的“文学范式”上来。在这里,思维、情感、立场、神秘主义等要素被充分调动起来,刘志权尝试去激活、唤醒一个理论构建背后生存的精神性、审美价值在他不断向民间话语资源突围的过程中形成了较为充分的阐述空间。观点阐述的背后势必有着异质或歧义性的存在,人文学者在进行阐述时也必然会面对价值、立场的甄别和裁决,在这个过程中所形成的论述状貌很大程度上彰显了个人的情感立场、价值判断。

“我们似乎耻于自豪地承认,我们都是平民,起码都曾经是平民。在有关‘乌合之众’、‘平庸之恶’、‘赤裸生命’等种种现代理论里,平民被描绘为缺少精神之维、缺少权力和身份的群氓,我们被他们的困境和悲剧命运震慑了。知识既然已经使我们睁开了双眼,并登上了文明的阶梯,我们可以启蒙、可以批判甚至可以拯救,但不会返身下来,再次成为他们中间的一员。”知识立场和社会经验的博弈之后,刘志权所确定的价值性批评和他作为人文学者的一种情感认同,逐渐在著述中形成清晰的价值立场,彰显出一位人文学者的“温情”关照。可以说,这是审美经验向价值立场的一次理性重塑。

读罢全书,从庞杂而富有阐发性的文学资源当中退回到现实层面,有可能会留给我们一种迷惘的断想——真正的平民性何为?当代小说是否存在“被想象的平民”维度?民间与抽象的审美如何越过日常性的裂隙?尽管这些问题很难做出精确的回答,但是《第三维度》所提供给我们的思维、方法对进入当下的现实无不具有多重对话的阐释空间。

散文集《日子疯长》:

守望那块文学的礁石

□东东

“文学至上是一种职业理想,也是一种社会理想。这种理想如同海边的礁石,某一种时代潮汐翻滚过来,可能将其淹没,一旦退潮,礁石依然在那里。如今我仍在海里,却时时回望海边的那块礁石。在海里扑腾得越久,越觉得那块礁石才是托举自己不迷失、不沉没的心理支撑。”作家龚曙光用这样的方式阐释他对文学的理解,也正是因为这颗文学的种子,他在《日子疯长》中带领读者找回了那至今仍时常出现在梦里的故乡。

从《潇湘晨报》和中南传媒到创作出散文集《日子疯长》,这是龚曙光回归文学的转变,也是年少时梦想的实现。少年时代,龚曙光一直想成为一名作家,他的大学和研究生读的都是文学,因此具备较深的文学专业素养,“文学至上”的情怀也早已在他心中埋下了种子。早些年,时代潮汐将一批人卷进了经济的海域,生死沉渡了20年。龚曙光便是其中之一,他在浪潮中成为了佼佼者,如今他仍在海里,却不时回望那年少时的梦想,回望那文学至上的情怀。对他而言,中国经济增长了40年,文学反而日渐成为精神刚需。如果再不守望和回归那块文学礁石,不重获文学的精神能量,可能真会被经济之潮淹没。除了澧阳平原和梦溪小镇这生活的故乡,文学成了龚曙光心灵的故乡。对他而言,写作的目的不是吃饭,走向文学,更像是冥冥之中早已注定,是一种纠缠,一种召唤。

生。在这样的经历中,龚曙光笔下的文字不是一堆僵死的生活素材,而是他自己深刻的生命体验,是他自己的人生态度。在《日子疯长》这部散文集中,龚曙光用细腻的笔触描写着故乡的一草一木,讲述了童年那些相遇相惜的人和那些难以忘怀的事,在文字间他也恍惚回到了故乡的怀抱。他在采访中表达出对童年回忆的珍视:“每个人对自己童年和少年的记忆,都应该是我最熟悉的,因为熟,我们便很少回望和注视,于是反而慢慢变得陌生。我选择写自己的童年与少年,恰恰是因为既熟悉又陌生。因为陌生而回头打量,回头审视。如果只是熟悉只能写历史,写回忆录,熟悉而又陌生,才可写文学。世上绝大多数优秀作家的写作,都是从童年、少年生活开始的。父母和亲人,是带给我们生命和原初世界的人,当然也是人生中最早最熟悉的人。从他们那里出发,开始熟悉更多的人和更大的世界。我们如此专注于数量和琢磨生活中的新人,可我们真的熟悉我们自认为熟悉的父母和亲人吗?我们怕怕是专注于凝视过他们一回,探问过他们一回吗?我们真的懂得他们吗?我们想过要懂得他们吗?这是一群被我们长久忽视的人。”在这部作品中,再现了那些长久以来被忽视的点点滴滴,给我们一个机会,重新理解了这种连着血、带着筋的情感。

由此,我们不难看出《日子疯长》不仅是一部文学作品,更是对父母及其亲人的第一次庄重而深情的凝望,第一次专注而严苛的审视,那也是对他人人生起源的凝望和审视,是父母,是亲人,也是他自己。对于从事文学写作的人来说,这应当是一堂必修课,而且这节课只能自修,铭心刻骨地自修。

“文学是一片落叶。落叶纵然飘摇,最终的目的却只有一个,那便是大地,是故土。”龚曙光如是说。走了那么远的路,梦里时常出现的还是那年少时的小镇,故人、故土、旧事,疯长的不仅是稻草,还有那疯长的日子。细细品读《日子疯长》中的文字,字里行间藏着故乡,曾经沧海,乡土上弥漫着一股海腥味,乡情里藏匿着一种隐隐的心灵创痛……所以故乡对他来讲不仅仅局限在地域和风俗上,也可以说是一条联系人生的线索,通过这条线索可以逼近自己文化根系的原点。比起漂亮的文辞,龚曙光的作品更专注于对待故事的态度和与故事交流的深度,以书写故乡的内容记录着历史的变迁,从乡土的小人物身上,折射着这个庞大的时代。

他的散文中所谈及的故乡,除了包含着对故乡的思念,更是包含着对中国乡土社会的审视,谈及20世纪的乡土社会,他告诉我们:一个社会的厚度,是由乡土社会的深度来决定的,离开了乡土社会的现代社会,永远是浅薄而脆弱的。社会发展愈快,愈需要乡土这块防撞防跌的垫层。乡土不仅仅是野花和田畴,不仅仅是粮食和果蔬,它更是天理人伦,更是文化根脉,是一个民族救亡绝种的脐带血。因此,他也在《日子疯长》中竭力呈现了各种各样的美好,那是乡土的美好,是乡土社会在遭受创损甚至摧毁时,执拗呈现的美好,一种面对灾难时献祭般的美好。

(《日子疯长》,龚曙光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7月出版)